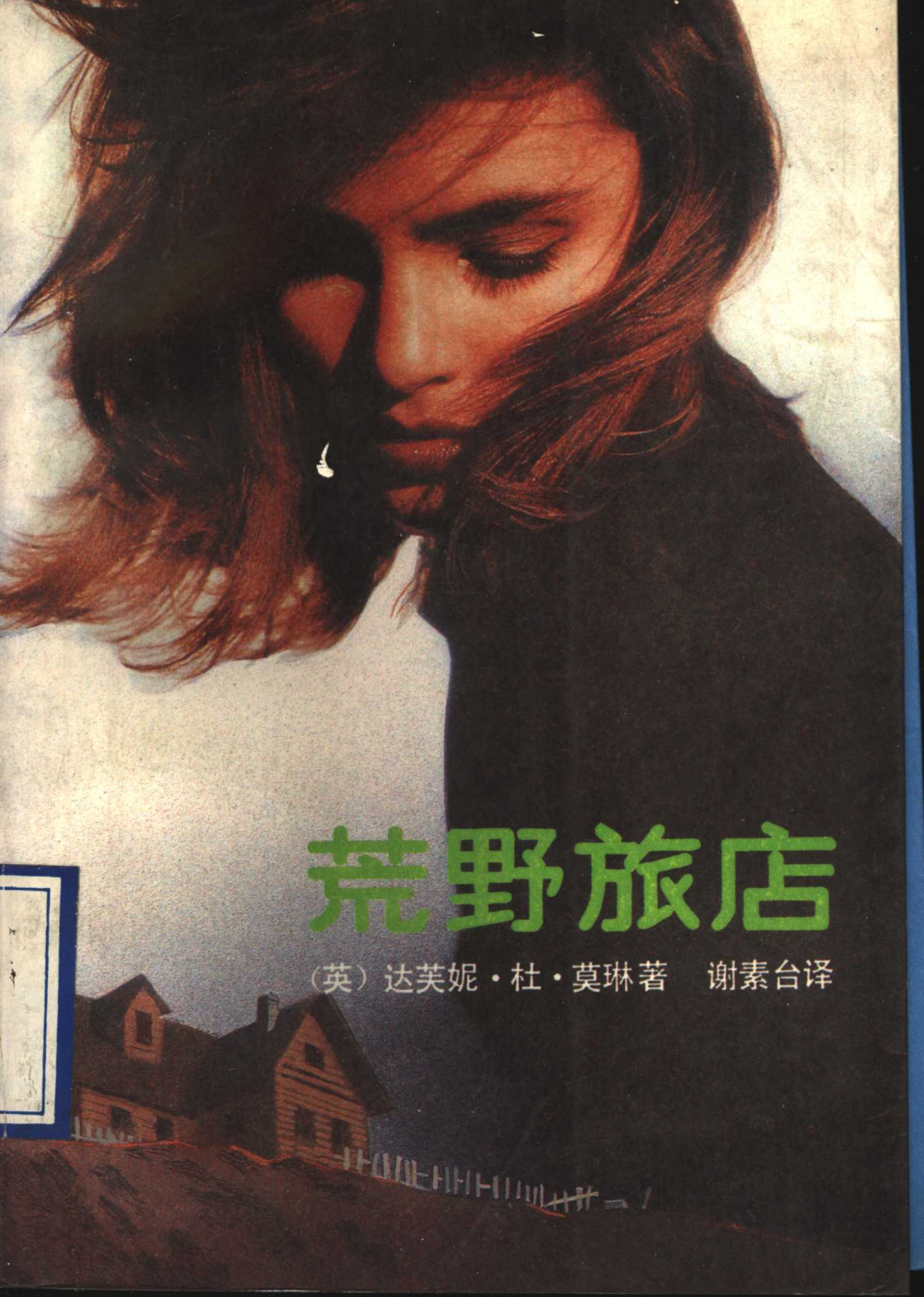




荒野旅店

(英) 达芙妮·杜·莫琳 著 谢素台 译



荒野旅店

(英)达芙妮·杜·莫琳 著

谢素台 译

昆仑出版社

1989·9·北京

荒 野 旅 店

(英) 达芙妮·朴·莫琳 著

谢 素 台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北京石油附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25字数2170,000

1989年12月第1版·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ISBN 7—80040—166—9 / I·145

定价·3.90元 (赠)

译 者 的 话

达芙妮·杜·莫琳是英国的一位著名女作家。她是著名的演员和戏剧舞台监督及制作人杰拉尔德·杜·莫琳爵士的次女，深受人们喜爱的《笨拙》幽默周刊的美术家乔治·杜·莫琳的孙女。她先在家乡与姐妹们一同受教育，后在巴黎受教育。1928年她开始写短篇小说和文章。1931年她的小说《可爱的精灵》出版。接着又发表了两部作品。随着她的描写她父亲杰拉尔德的坦率传记《一幅画像》和《荒野旅店》出版，她声誉鹊起。1938年她著的《蝴蝶梦》出版后，她突然发现她成了当代最有名的作家。在随后的20年中，在英国印了39版，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拍成电影。

她的三部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一幅画像》、《荒野旅店》和《蝴蝶梦》，都是在她和她全家居住了将近20年的科尼什家乡获得灵感的。

《荒野旅店》描写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纯洁美丽的少女，在父母双亡以后，投奔亲戚，不幸落入匪窟中的惊险故事。

《荒野旅店》这部作品具有《蝴蝶梦》那样迷人的魅力。作品结构精巧严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惊险曲折、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使它自始至终扣人心弦，令人胆战心惊，透不过气；其中的深挚缠绵的爱情，又如潺潺流水，沁人心脾，令人神往。

第一章

那是十一月底一个阴暗寒冷的日子。一夜间突然变了天，一股回流刮来了冷峭严寒的风和蒙蒙细雨，虽然现在才是下午两点多一点，但是群山上冬日似乎已经暮色苍茫，并笼罩在薄雾中。四点钟已经天色昏暗。空气湿冷，尽管车窗紧闭，但是寒气依然透进车厢里。一张张皮椅摸起来很潮湿，车顶一定有一条小裂缝，因为一小滴一小滴雨水不时从缝中落下来，弄脏皮革，留下墨迹般的深蓝色污点。狂风一阵阵刮来，当它在道路转弯回旋时有时使马车都晃动起来，而且在在在地毫无遮掩的地带风刮得那么猛烈，竟至整个车身都摇晃摆动，像个醉汉一样在高大的车轮中间摇晃起来。

车夫，大衣一直裹到耳朵，在座位上腰弯得几乎折迭起来，似乎想尽力得到双肩的掩护，这时那匹无精打采的马按照他的命令沉重缓慢地行走着，被风雨搞得灰心丧气，以致感觉不到鞭子在车夫冻僵的手指间挥舞时，不时在它头上抽打的劈啪响声。

车轮陷入道路上的车辙中时发出吱吱嘎嘎，咯咯吱吱的声音，有时把泼溅的柔软污泥抛到窗户上，在那里与下个不停的瓢泼大雨混合起来，无论乡村可能展现什么美景都被毫

被毫无希望观赏地遮掩起来。

几个乘客挤成一团取暖，当马车陷入比平常更泥泞的车辙中时就异口同声惊呼起来，自从在特鲁罗上了马车就不断抱怨的一个老人，怒冲冲地离座立起，而且，笨手笨脚地摸索着窗框，砰地一声放下窗户，给自己和旅伴们身上带来一阵雨水，他伸出头去，向车夫大声叫喊，用高亢暴躁的声音咒骂他是流氓和杀人犯；如果他一直用危险的速度赶车的话，还未到达博德明他们就都死了；他们体内可以说不剩一口气了，拿我来说，我再也不会乘马车旅行了。

车夫是否听见他的话那就不能断定了；很可能那滔滔如流的指责随风飘去，因为那个老人，等待了片刻，又关上窗户，使马车车厢里变得寒冷彻骨，当他在角落里坐下来时，用毛毯裹上膝盖，又咕咕哝哝地抱怨起来。

他最近的邻人，一个披着蓝斗篷，神色愉快，脸色红润的女人，同情地沉重叹了口气，对可能观望着的任何人使了个眼色，猛地朝那个老人扭过头去，她说了至少二十次这是她记得的最恶劣的暴风雨之夜，而且她经历过风雨；这是见惯了的特有天气，这一次决不会错认为是夏天；接着，她搜索了一下只提篮深处，从中掏出一大块蛋糕，就把一口坚固的雪白牙齿插进去。

玛丽·耶兰坐在对面的角落里，那里从车顶裂缝中渗出涓涓细流，有时点点滴滴的冰冷水珠落在她的肩膀上，她就用不耐烦的手指拂去。

她双手托着下巴坐着，两眼凝视着泼溅着污泥雨水的窗户，怀着极度渴望的心盼望一线光亮会冲破厚毯似的天空，昨天笼罩着赫尔福德的那片已经消逝的蓝天的一丝转瞬即逝

逝的痕迹会作为幸运的先兆闪耀片刻。

虽然距离她居住了二十三年的家乡几乎还不到四十哩路程，但是她心中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曾是她体内里那么大组成成分，在她母亲害病逝世的漫长痛苦期间曾给了她莫大助益的英勇气概，现在已经由于这场初降的大雨和恼人的狂风而动摇摇了。

这片土地与她格格不入，本身就是一场失败。当她透过马车朦胧不清的窗户凝视时，她眺望到一个与她仅仅走了一天路程，她非常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的领域。赫尔福德波光粼粼的江河、青山绿水、倾斜的溪谷、河畔一群群雪白的村舍，现在多么遥远，也许永远隐藏起来！在赫尔福德下的是轻柔的细雨，一种嗒嗒地打在树林上，消失在青葱茂盛的草地中，形成一条条溪流小河，流入大河，渗入感恩戴德的土壤里还回一棵棵花卉作为报偿的细雨。

这是一种敲打马车窗户，渗入坚硬贫瘠土地里的，无情的暴风骤雨。这里没有树木，除了一两棵向四面八方伸出光秃枝杈的树木以外，由于几个世纪暴风骤雨的摧残它们弯曲扭结起来，由于年代悠久、风吹雨淋变得那么漆黑，即使春天真地在此地发散出生气，但是由于害怕晚霜会冻死青枝绿叶，也没有蓓蕾敢长叶抽芽。这是长满灌木丛的一片大地，没有栽成一排排树篱的灌木或草地；是一个遍地石块、长满暗淡石南灌木、矮小金雀花的地区。

这里从来没有气候温和的季节，玛丽沉思；要末是像今天似的严冬；要末就是干旱炎热的仲夏，没有一个山谷赐予一片树荫或隐蔽处，五月还未过去青草就变枯黄了。这片地区随着天气变得暗淡无光，甚至大路上和村里的人都变得和

背景协调一致了。在赫尔斯顿，她乘第一辆马车的地方，她踏在熟悉的土地上。那么多童年的回忆围绕着赫尔斯顿。在消逝的日子里，她每周和他父亲去赶集，而且，当夺去了他赶着大车赶集的机会时，她母亲就刚强不屈地占据了他的位置，无论严冬酷暑，赶着大车往返奔波，就像他做过的那样，大车后部载着几只母鸡，一些鸡蛋和黄油，而玛丽就坐在她旁边，抓住像她那样大的一只篮子，她的小下巴就依偎在篮子的提梁上。在赫尔斯顿人们很友好；在城镇里耶兰家族尽人皆知，很受尊敬，因为那个寡妇丧夫以后进行过艰苦顽强的生存斗争。可没有很多像她那样拉扯着一个孩子，耕种田地，从未想改嫁，孤单单生活的女人。马纳坎有一个农民如果胆敢启齿的话就会向她求婚，圭克河上游还有一个，但是他们从她的眼神看出哪个她也不愿意要，她的身心属于逝世的那个男人。是地里的辛苦劳动终于影响了她，因为她拼命劳动，而且，在守寡期间她强迫鞭策自己奋斗了十七年，但是当最后的考验来临时她却经受不住那种过度劳累，她心力衰竭了。

她的家畜一点一点减少，由于景况不好——在赫尔斯顿人家对她这么说——物价跌到分文不值，到处都没有钱。内地也一样。农家不久就会饿死。接着瘟疫流行。赫尔福德附近各村的家畜都病死了。说不出染上什么病，也找不出治疗的办法。那是一场消灭一切的传染疾病，很像不合时令的晚霜，随着一轮新月来了去了，除了路上留下的一小串死物的残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玛丽·耶兰和她母亲说来，那是一段忧虑烦闷的时期。她们眼睁睁看着她们养的小鸡小鸭一只一只地病死，那只小牛犊站在草地上就倒毙了。最可

怜的是那匹为她们干了二十年活的老母马，在它的宽阔健壮的马背上玛丽曾初次叉开小腿骑过它。一天早晨它死在马棚里，它那忠诚的马头枕在玛丽的膝头上；在果园苹果树下给它挖了个坑，它给埋葬以后，她们知道集市日它再也不会拉着车送她们去赫尔斯顿了，玛丽的母亲转身对她说，“我身体里什么东西随着内尔进了坟墓，玛丽。不知是我的信心还是什么，不过我心里感到厌倦，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她走进房里，在厨房里坐下，脸色苍白，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十岁。无精打采，当玛丽说她要请医生时，她耸了耸肩膀，“太晚了，孩子。”她说，“晚了十七年，太晚了。”她轻轻地哭泣起来，她以前从来没有哭过。

玛丽请来住在茂甘，给她接过生的那位老医生。当他乘着他的轻便马车送她回去时，他朝她摇摇头。“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玛丽，”他说，“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你母亲既不吝惜身体，也不吝惜精神，她终于垮下来。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在困难的时候发生了。”

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狭窄道路驱车行驶到村子边的一家农舍。一个邻居在大门口迎接他们，她的脸色渴望传递坏消息。“你母亲的病情更重了，”她大声说。“她刚刚走出大门，像个鬼魂一样瞪着眼睛张望，她浑身哆嗦，倒在小路上。霍布林太太去她那儿了，还有威尔·塞尔；他们把她抬进去了，可怜的人。据说她的眼睛闭上了。”

医生坚决地把目瞪口呆地观望着的一小群人从门口推开。他和那个男子汉塞尔一起把那个动也不动的人从地板上抬起来，把她抬到楼上卧室。

“是突然发病，”医生说，“不过她还在呼吸；她的脉

搏稳定。这就是我害怕的——她突然垮了，就像这样。经过这些年，为什么现在发病，那就只有上帝和她自己知道了。现在你必须表明你是父母的孩子，玛丽，伺候她脱离危险。你是唯一能办到的人。”

在玛丽的母亲害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病期间，她护理了她六个多月，但是尽管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医生精心照管，但是痊愈并不是那个寡妇的意愿。她不想为她的生命而斗争。

好像她渴望解脱，而且默默地祈祷它会很快实现。她对玛丽说，“我不希望你像我干过的那样斗争。那是损害身心健康的。我去世以后你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赫尔福德。你最好上博德明你姨母佩兴斯那里去。”

玛丽对她母亲讲她不会死去，但是说也没有用。她心里认定不可能为生命斗争了。

“我丝毫不想离开这块土地，母亲，”她说。“我生在这儿，在我以前我父亲也是，你也是赫尔福德村的女人。这就是耶兰家的人应当居住的地方。我并不怕穷，并不怕田园减缩。你在这儿独身一人劳动了十年，因此我为什么不该同样干呢？我很强壮；我干得了男人的活儿，那点你知道的。”

“这可不是女孩过的生活，”她母亲说。“因为你父亲，因为你，我才干了这么些年。为了某个人劳动使一个女人感到平静满足，但是当你为自己劳动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就没心思干了。”

“我在城镇里没有用，”玛丽说。“除了河边这种生活我什么事都不懂，也不想懂。对我说来去赫尔斯顿就是够大

的城市了。我最好在这儿，有留给我们的几只鸡、菜园里的蔬菜、那头老猪和河里的一只小船。我上博德明和我姨妈佩兴斯在一起可干什么呢？”

“一个女孩不能单独生活，玛丽，家里没有人她就会头脑发昏，或遭到不幸。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难道你忘掉了可怜的秀，她深更半夜皓月当空时在墓地里散步，而且呼唤她从未有过的爱人？还有一个少女，在你出生以前，十六岁抛下一个孤儿。她逃到法尔默思，和水手们私奔了。”

“如果我们不使你处在安全的环境中，我在坟墓里安不下心来，你父亲也不会安心。你会喜欢你姨妈佩兴斯的，就玩笑打闹来说她可总是个快活的人，心胸真的非常开阔。你记得二十年前她来这儿时的情景吗？她的女帽上系着缎带，还穿着裙子。特雷洛瓦伦有个人看上她，但是她认为自己太好了，他配不上她。”

是的，玛丽记得佩兴斯姨妈，卷曲的留海，蓝蓝的大眼睛，她说笑起来多动听，她提着裙子，踮着脚尖越过院子里的泥坑的姿态多优美。她美得像个仙女。

“你姨夫乔舒亚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说不清，”她母亲说。”因为我从未看见过他，也不认识任何见过他的人。但是十年前过去的米迦勒节①你姨妈嫁给他时，她写了一大堆预料少女会写，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不会写的轻浮无聊的话。”

“他们会认为我很粗鲁，”玛丽慢吞吞地说。“我没有他们期望的优美风度。我们互相没有很多话可说。”

“他们会为了你本人而喜爱你，而不是为了什么矫揉造

①米迦勒节（九月二十九日），英国四大结帐日之一。

作的姿态。我要你答应我这件事，孩子，我去世了的时候，你就给你姨妈写封信，告诉她你去她那儿是我最后一樁心底的愿望。”

“我答应，”玛丽说，但是一想到前途那么不稳定，那么变幻莫测，她熟悉的和热爱的一切，连倒霉时曾帮助她度过难关的走熟了的地面那种令人舒心的气氛，都离弃了她，她就感到心情沉重，非常悲痛。

她母亲一天天变衰弱了；她的生命力一天天衰退了。她拖过收获季节，拖过采摘水果的时期和刚落叶的时候。但当早晨下了雾，地上下了霜，涨潮的河水滔滔不绝地奔流着去与汹涌的大海汇合，赫尔福德的小河滩上波涛轰鸣，惊涛拍岸时，那个寡妇在床上坐卧不宁地翻滚，撕扯被单。她以玛丽死去的父亲的名义呼唤她，净讲过去的事和玛丽从来不认识的人。她在自己的小领域里生活了三天，第四天她就死了。

玛丽眼看着她喜爱熟悉的東西一件件转移到别人手中。家畜在赫尔斯顿集市上卖掉，家具被邻居们一件件买去。科维拉克的一个人喜欢上这所房子，就把它买下来；他嘴里叨着烟斗，叉开腿站在院子里，指出他要改动的地方，那几棵树他要砍掉来开扩视野；玛丽一边把她的所有物装进她父亲的旅行皮箱，一边怀着无言的厌恶心情从窗口观察他的行动。

从科维拉克来的这个陌生人使她在自己家里成了一个碍事的人；他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希望她走掉；而且现在她除了走开，远离一切，永远弃之不顾，没有别的想法。她又读了一遍她姨妈用难辨认的字体在粗纸上写的信。写信的人说，

听到落在她外甥女身上的灾难她不胜震惊；她根本没有想到她姐姐病了，自从她到赫尔福德以后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而且她继续写道：“我们发生了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变化。我们不再住在博德明了，而是住在郊外将近二十哩，通往朗斯顿的大路上。那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如果你打算来我们这儿的话，冬天，我很高兴你来作伴。我问过你姨父，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轻言细语，不多嘴多舌的人，需要时会帮帮忙，他并不反对。他不可能给你钱，或者白白地养活着你，你是理解的。他期望你在柜台里帮帮忙，作为你的食宿的报酬。要知道，你姨父是牙买加小旅店的店主。”

玛丽把信折迭起来，放进旅行皮箱里。这是她记得的那位笑眯眯的佩兴斯姨母寄来的一封古怪的欢迎信。

一封冷淡空洞的信，没有讲一句安慰话，而且除了不准她外甥女要钱以外，毫无内容。佩兴斯姨母，穿着绸裙，优美文雅，竟然成了小旅店老板娘！玛丽断定这是她母亲不了解的事情。这封信与十年前一位幸福的新娘写的那封信可迥然不同。

然而，玛丽既然答应了，就不能食言。她的住宅卖掉了，这儿没有她容身之地。无论她受到什么样的欢迎，她姨母毕竟是她母亲的妹妹。这是必须记住的事情。过去的生涯——熟悉的宝贵田庄和波光粼粼的赫尔福德的江河——已经抛在后边。前途——牙买加小旅店——摆在她面前。

就这样玛丽·耶兰发觉自己乘着那辆吱吱嘎嘎作响、摇摇晃晃的马车从赫尔斯顿向北驶去，穿过位于法尔河源头，屋顶塔尖林立，一条条鹅卵石砌的街道纵横交错，头上蓝天依然呈现南方天色，当马车咕咚咕咚地驶过时一扇扇大门门

口的人笑着招手的特鲁罗。但是当特鲁罗卧在后面的山谷里时，天空阴云密布，大路两边的农村就变得杂草丛生，未耕耘过。现在乡村零零散散，村舍门口很少笑脸。树木稀疏，没有树篱。接着刮起风来，大雨随风而降。那辆马车就这样轰隆隆地驶进就像环抱的群山一样阴暗险恶的博德明。旅客们一个个收拾东西准备离开——除了在角落里坐着不动的玛丽。车夫，脸上雨水直淌，从窗口往里张望。

“你继续去朗斯顿吗？”他说。“今夜穿过荒野可是一次风雨交加的旅行。你知道，你可以住在博德明，明早再乘马车走。除了你没有人继续乘这辆马车走。”

“我的朋友们会盼望我，”玛丽说。“我不怕乘车旅行。我不愿意就走到朗斯顿，请你让我在牙买加小旅店下车好吗？”

那个人好奇地望着她。“牙买加小旅店？”他说。“你要在牙买加小旅店做什么？那可不是女孩待的地方。你一定弄错了，肯定地。”他紧紧地盯着她，不相信她的话。

“噢，听说那里十分荒凉，”玛丽说，“不过反正我不是城里人。无论寒冬酷暑，赫尔福德河上都风平浪静，我从那儿来的，而且我在那儿从未感到寂寞。”

“我根本没有讲什么寂寞，”那个人回答。“由于在这儿你是个生人，可能你不了解。虽然二十多哩荒野会吓坏大多数女人，但是我考虑的倒不是那个。喂，等一会儿。”他回头呼唤一位站在一幢大饭店门口，因为已经暮色苍茫，正在点门廊上面的灯的女人。

“太太，”他说，“来这儿劝劝这位年轻姑娘。她告诉我她要去朗斯顿，但是她要求我让她在牙买加小旅店下

车。”

那个女人走下台阶，凝视车厢里面。

“那边是荒无人烟、崎岖不平的地方，”她说，“如果你是要找活干，那你在农家可找不到。他们可不喜欢荒野里有生人。你还是在博德明这儿下车好。”

玛丽向她微微一笑。“我会很好的。我去亲戚家。我姨父是牙买加小旅店的店主。”

沉默很久。藉着马车的暗淡灯光玛丽可以看出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突然感到浑身发冷，焦急不安；她希望那个女人说句令她消除疑虑的话，但是那话没有说出来。然后那个女人从窗口缩回去，“对不起，”她慢慢吞吞地说。“这事和我无关，当然啦。晚安。”

那个车夫吹开口哨，脸很红，就像人想摆脱尴尬处境一样。玛丽冲动地屈身向前，触触他的胳膊。“你会告诉我吗？”她说。“你说什么我都不介意。我姨父不讨人喜欢吗？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男人显得很不自在。他粗暴地讲话，而且避而不望她的眼睛。“牙买加小旅店获得很坏名声，”他说，“古怪的故事传播开，你知道是怎么个情形。不过我不想惹麻烦呀。可能那些风言风语并不真实。”

“什么样的风言风语？”玛丽问。“莫非你是说那里酩酊大醉的事情很多？难道我姨父怂恿坏人吗？”

那个男人不愿意表态。“我不愿意惹麻烦，”他重复说。“而且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只是人们讲的。品行端正的人不再去牙买加小旅店。我就知道这些。从前我们经常在那儿饮马，喂牲口，进去吃点喝点。但是我们不再在那儿停留

留了。我们策马驰过，毫不拖延，不奔驰到五道口，决不久留。”

“人们为什么不去那儿？什么缘故？”玛丽坚持问道。

那个男人犹豫起来；好像他在找话应付。

“他们害怕，”他终于说道，然后他摇摇头，他再也不敢说了。或许他感到他未免很粗暴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往车窗里窥看，对她讲起话来。

“我们走以前你不在这儿喝杯茶吗？”他说。“前面有很长一段旅程，而且荒野里很冷。”

玛丽摇摇头。她失掉食欲，而且，虽然茶点会使她暖和，但是她不愿下马车走进大饭店里，在那儿那个女人会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人们会窃窃私语。况且，她心里有个恼人的小懦夫低声说，“留在博德明，留在博德明，”在大饭店的荫蔽中她可能屈服也未可知。她答应了她母亲去她姨母那儿，那末说了话就决不能不算数。

“那末我们最好走吧，”车夫说。“你是今天夜晚大路上唯一的旅客。这儿还有一块毛毯给你盖膝盖。我们出了博德明城爬山时我就快马加鞭奔驰，因为大路可不是过夜的地方。直到我到了朗斯顿的床上，我才会安下心来。冬天，暴风雨之夜，像我们这样原意穿过荒野的人并不多。”他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就爬到座位上。

马车沿着街道辘辘地驶去，经过一幢幢坚固牢靠的房屋、令人眼花缭乱，闪烁不定的万家灯火和匆匆回家吃晚饭，弯腰迎着风雨，零零落落的人。透过一扇扇关上窗板的窗户玛丽可以看见裂缝里一道道友好的烛光；壁炉里会有一炉火，桌上铺着桌布，当男人在欢势的的炉火前烤火暖手

时，一个女人就带着孩子们坐下吃饭。她想到那个作过她的旅伴的笑眯眯的乡下女人，不知她现在是不是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边，孩子们围在身旁，她多么惬意啊！苹果般的脸蛋，磨出老茧的两只粗手，她的低沉声音里含着丰富的安全感，玛丽自己编了一个小故事，她本来可以跟随她下车，恳求和她作伴，向她要个安身之处。她也不会拒绝的，那点她确信无疑她会向她露出笑脸，伸出友好的手，给她搭上床铺。她就会伺候那个女人，渐渐地喜欢上她，分享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熟识起来。

现在那几匹马正在爬城外的陡峭山坡，而且，透过马车后窗向外眺望，玛丽可以看见博德明的万盏灯火，一盏一盏地，迅速消失了，直到最后一线微光闪闪烁烁，忽隐忽现，消逝了为止。她现在孤零零地伴随着狂风暴雨，孑然一身穿过她和目的地之间的十二哩远的漫长荒野。

她不知这是否就是轮船离开海港时全体船员的感受。即使狂风在索具中轰鸣，海涛拍击甲板，也没有人能比她感到更凄凉。

马车里现在一片漆黑，因为火把发出黯淡昏黄的耀眼光芒，而且车顶裂缝的气流吹得火焰到处飘荡，有烧着车内皮革的危险，因此玛丽认为最好把火把熄灭了。她身子缩成一团坐在角落里，马车摇晃时就来回摇摆，她想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孤独中含着这么恶毒的力量；连那辆像摇篮一样摇晃了她一整天的马车，在它的吱吱嘎嘎和呻吟声中，都含着一种威胁音调。狂风冲击车顶，一阵阵大雨，现在由于山上没有遮掩而越发猛烈，带着重新开始的恶毒威力哗啦哗啦地往窗户上泼溅。道路两边的乡村漫无止境地伸展到天边。没有树